

副市长写书,称当官像卧底

剑指张艺谋“印象”系列演出,炮轰高房价……几乎每一次,他的言论,都能掀起媒体的狂热,而在伴随着他卸任副市长,被调至高校任职后,便从公众视野中“形同蒸发”了。

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记者近日来到岳阳,对这个曾频频舆论沸点的原湖南临湘副市长、现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院长助理姜宗福,进行了一次专访。姜说即使是躺在病床上,大脑也从未停止过思考。也就是在这段养病的时间,他在病床上写了一本书,暂拟名为《我的官样年华》。

记者手记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第一次和姜宗福接触得益于今年1月22日,他在网上发帖轰张艺谋的“印象”系列演出,随后,我很贸然地给其所任职的临湘市政府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希望能与时任副市长的他取得联系。

没想到工作人员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这是我做记者多年来很少碰到的情况,后来才知道这其实是他一贯开明作风的表现,当初他还曾将个人手机号码在岳阳《长江信息报》上公布,在临湘官场首开先河。

在接下来的交流中,我了解到了一个真实的姜宗福,作为一个分管旅游的副市长,他喜欢在网上发言,内容包括旅游,但不止于此,还有房地产、官员财产公示等,这些都是“公民官员”形象形成的要素。

在这些发言中,他言辞恳切,也许在有的人看来这些发言甚至没有一个媒体评论员的观点独到深刻,但如果从一位官员的口中流露出来,那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所以,也难怪还有人称他为“敢说真话的官员”。

有人分析说官员说真话要么是初入茅庐,刚进官场不谙游戏规则,要么是临退休了,没压力,而我眼中的姜宗福,40来岁了,看上去又像30来岁的年轻人,带着眼镜,办事有书生气,但也不失成年人的老练。

这从他讲述的一段经历可以窥见一斑,他进入临湘市任职不久,一次投票,因为没用手捂着,被别人看到,传到自己一位好友耳朵里,那位友人也在候选人名单里,结果导致那个朋友对此很是不满,因为没有选好友,但后来再参与投票就再没犯过类似差池。

另外,他还是个特别重视个人形象的人,虽然频频在网上发言,但所发言论,往往是斟酌了许久才发的,同样这反映到现实中,他为了赴约参加凤凰卫视的一档谈话类节目,路过长沙与我见面一次,他还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当他被调离副市长后,在有的人看来,即便他不是时常在网上发言、接受媒体采访,像他这样一直活在自我理想世界的人,也不大可能留任或升迁,他所言的“官场隐私”、“潜规则”等,实际上没那么可怕,也并非完全不合理,只不过是一个心存书生气的人小牢骚而已。

对于这些纷扰,姜宗福说他已经不在乎了,但看得出他仍不甘于寂寞,即便是养病这段时间,他说自己就是像个宅男,不出门,写书,写散文,看看报刊杂志,上上网,这段时间,他还戒掉烟酒。

采访结束后,姜宗福还带我去参观了一下湖南民族职业学院,“这就是我赴任工作的学校!”他抬手边指,边不无开玩笑地笑着介绍说,“你看,这学校左边是公墓陵园,右边是殡仪馆。”

星报综合报道

记者对话

感想:揭秘官场潜规则

8月6日下午,在岳阳市南湖广场旁一间茶楼上,姜宗福淡定地告诉记者,即使是躺在病床上,大脑也从未停止过思考。也就是在这段养病的时间,姜说他在病床上写了一本书,暂拟名为《我的官样年华》。

记者:我注意到你的手稿中用到了“卧底”一词,有什么意味?

姜宗福:我这本书暂时是一部全写真式的官场“暴露”纪实文学,书中描写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官场潜规则故事。该书以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作为标本,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官场。

全书25万字,从当初曾想当总理开篇,讲述了5年的“为官”经历。因书中大胆地揭露了许多“官场隐

私”,在许多依然在位的同僚们看来这种“揭露”行为无疑是对他们的一种背叛。

当这本书杀青的时候,我的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奇奇怪怪“卧底”的感觉。对于这种“卧底”的行为我也拿捏不准,很惶惑,搞不清自己这种揭露身边官场隐私的行为究竟是“人品问题”?还是“人间大义”?

因为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写起来也比较顺手,平均每天8000字。

记者:《我的官样年华》一书如果



姜宗福

出版意味着什么?

姜宗福:意味着我离官场的距离越来越远。世界上有哪一个领导愿意启用一个“官场卧底”?

感悟:官场也有弱势群体

记者:不少官员卸任后都有写书情结,你和他们有何不同?

姜宗福:很多官员在位的时候都有许多成就感,自豪地认为这桥是他建的,那路是他修的,等到自己退位时突然发现老百姓很快就忘记了他们的这些成就。他们不想被遗忘,想被历史记住,所以热衷于写书。名为怀旧,实则“树碑”。

我不一样,我还年轻,无“碑”可树。我之所以下决心冒着被同僚指责“人品有问题”的风险写这本书,基于三个目的:一是让大家知道官场也有弱势群体,希望大家不要仇官;二是把基层的真实情况做全景式的呈

现,为推动体制改革提供标本;三是带个头,希望一些官员不讲“官话”,而讲真话。

说实在的,对官场的真实情况了解得比我深、比我透彻的大有人在,我之所以能够“两炮走红”是钻了“敢讲真话”的空子。其他官员心里比谁都明白“皇帝身上其实什么也没穿”,但他们就是不说。或不愿,或不敢。

记者:也许有人会说,你自己现在也是体制内的,写这本书似乎让人觉得你也没能完成角色的转变,显得有些矫情,你怎么看?

姜宗福:我如果自己还有为官的欲望,就在体制之内;如果没有这些

欲望了,也就自己让自己出了体制。

记者:既然是纪实就需讲究真实,那你没有什么担心?

姜宗福:事实上我很恐惧,不晓得会得到什么“报复”。

我老婆也坚决反对我写这本书,甚至不希望我见记者。这也是我近段时间以来一直拒绝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因之一。她不想我再捣腾了,免得再节外生枝。她最担心的是我写这本书会(因出书而)遭人打击报复,她不想平静的生活因此被打破。因为此前我工资虽低,买房还要20年按揭,但有副市长职务,老婆在外面还是觉得蛮有面子的。

感受:现在是无官一身轻

记者:你还是坚持了写书,有没有想过这本书可能出版不了的问题?

姜宗福:我想应该不会吧?书里面没有诽谤、诬陷谁,讲的都是铁板钉钉的事实,都是我真实的经历啊。

而且已经有广东、湖南及北京等

地的出版社主动和我进行过沟通,有意出版该书,我已经将大概内容及书目发给他们了。

记者:这是不是在说,你已经不再害怕什么了?

姜宗福:也可以这么说吧,我把

自己的仕途都放弃了,现在无官一身轻,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养病期间,还有民院的领导问我有无参加市里正处级干部的选拔不,我都婉言拒绝了,从这个方面说,我对哪个官员都没有威胁了。